

BACK TO THE JURASSIC

原始再来

上册

月下桑
YUE XIA SANG
著

畅销读物《少年绘》五星力荐幻想巨著

独家超值别册+Q版卡贴（随机）赠送

BACK TO THE
JURASSIC

原始再来

(上册)

月下桑

YUE
XIA
SANG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始再来：全2册 / 月下桑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012-4894-0

I . ①原… II . ①月…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6104 号

书 名 原始再来 (上册)
Yuanshi Zailai (Shangce)

作 者 月下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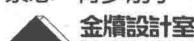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余岚

责任出版 刘喆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 品 人 赵雷

总 策 划 紫总 青罗扇子 风似月



美 术 设 计 刘萍

执 行 闫迪

封面绘制 九明 (上册) 张惜 (下册)

出 版 发 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 址 邮 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印 张 710x1000毫米 1/16 18印张

字 数 372千字

版 次 印 次 2015年4月第一版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012-4894-0

定 价 59.60元 (全二册)

CONTENTS

目录

-
- 001 —— 第一章 没长毛的幼崽
- 025 —— 第二章 一群呆毛在回途
- 053 —— 第三章 瓦什部落
- 081 —— 第四章 盗龙集团
- 107 —— 第五章 成年的征兆
- 133 —— 第六章 外界的信息
- 161 —— 第七章 褐土大陆
- 189 —— 第八章 埃姆的春天与巨鬣狗群
- 217 —— 第九章 天空的眼泪
- 243 —— 第十章 灾难降临
-

BACK TO THE JURASSIC

第一章 没长毛的幼崽

从水里钻出来的瞬间，布莱克抖了抖身子，身上的水珠在接触冰冷空气时凝结成了冰珠，落在冰面上，没等发出响声，便和冰面结合成了一体。

布莱克的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前几天一直没有收获，然而就在最后一次下水的时候，恰好赶上了顺着水流游过来的鱼群。他用一块兽皮将自己捕获的猎物全部兜起来，归心似箭。

和他一同从水里钻出来的同伴们显然也和他一个心思，一群人纷纷张开翅膀，向同一个方向飞去——

巨大的冰盖上密密麻麻覆盖着用石块搭建起来的临时巢穴，每个巢穴里面都守着一个人。隔着遥远的距离，布莱克准确的认出了自家的巢穴，平展着羽翼，经过一段滑翔，他灵巧地落在了自家巢穴的边缘。与此同时，他将怀里一直抱着的、装满鱼的兽皮递给了伴侣。

“吃！”

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好在他的伴侣非常了解他。

五天没进食，他的伴侣白应该已经迫不及待了才对。可是这次，白却没有动他带来的食物。

“布莱克……”白的声音虽然听起来虚弱，不过亲者如布莱克，自是听出了声音里潜在的中气十足以及得意扬扬。

果然，下一秒白的爪子便从兽皮被子下面颤巍巍地摸了出来，五指里面牢牢地抓着一枚圆圆的……

蛋！

“……你偷到了？”布莱克的神色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小心翼翼地压低了身体，顺便用翅膀将自家的窝盖得更严实了点。

“不是偷的——”听到布莱克的问题，白的神情更加得意，将蛋重新塞回自己的屁股底下，中气十足道，“这是我生哒！”

“嘣——”的一声，布莱克仿佛听到了自己脑内那根叫做理智的弦断裂的声音。

他终于知道，比老公外出半年回家后发现老婆怀孕三个月更让人愤怒的事情了。那就是——

老婆外出几天，回家老公说他“生”了一枚蛋！

还有比这个更悲催的事情吗？

孟九昭迷迷糊糊地想要睁开眼睛。

他觉得眼皮很沉重，身子完全不像自己的。他似乎在寒冷的地方待了很久，身体冰凉的。直到几天前，周围的环境忽然变得温暖了，正是这股暖意将他慢慢从长梦中唤醒。

眼皮还是睁不开，但是他可以感受到隔着薄薄的眼皮有隐约的光晕。

好难得……奇怪，为什么他会觉得难得呢？实际上，孟九昭现在处于一种很奇妙的状态，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并不是遗忘，只是似乎太久没有用脑以至于想不起来。

再多一点温暖就好了，如果再温暖一点，他僵硬的大脑或许会重新运转起来。

老天仿佛听到了他的祷告，于是慢慢地，孟九昭感觉自己真的温暖起来了，他几乎可以听到自己血液重新开始流动的声音。

好温暖……很久没有感觉这么温暖了……

奇怪……为什么，会觉得时间过去很久了呢？

记忆无比缓慢地被拨开。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压着孟九昭并给他提供温暖的物事忽然被移开，光晕变强，温度骤降。就在孟九昭担心自己将会重新被冻上的时候，那个暖暖的物事却又重新压在了自己上面，他又觉得温暖起来了。

孟九昭听到了闷闷的声音，一个低沉，一个醇厚，一问一答似乎在说话，不过他听不懂。

可能他太累了，环抱他的温暖又太过舒适，孟九昭重新闭上眼睛陷入了睡眠。

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保护孟九昭的温暖一直都在，只是偶尔透透气，换一个……换一个被子？孟九昭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于不时传入他耳边的语言越来越好奇。他现在勉强可以分辨出两个音节，那应该是两个说话人的名字，其他的还是听不懂。

他开始能够睁开眼睛，不过睁开也是白睁，因为他似乎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周围非常昏暗，只有微弱的光线从墙壁外面透过来。

孟九昭慢慢想起了自己的名字，想起了“睡着”前发生的事情。

如果中途没有发生意外，他现在应该是在“时空胶囊”里面。“时空胶囊”本是军用品，刚刚流入民用市场没多久，只有发达星系的有钱人才买得到。广告主打是万能的求生设备，只要进入胶囊内部，你就死不了了，可以一直躲在里面直到被人营救。如果一直没人营救也没关系，只要你死在胶囊里面，基因信息会自动开始录入胶囊智脑，然后胶囊内置的还原设备会自动克隆一个身体给你。如果是全尸——不，全身都完整的保留在胶囊内部的话，智脑会将记忆一并封存，再重新灌输进克隆体的脑细胞。

绝对逆天的高科技，孟九昭一个普通地球穷屌丝连这玩意儿的广告也只看过一次——

原因无他，根本没人将地球当做销售场所，所以广告也是压根没被投放的。

然而孟九昭却最终靠这玩意儿活下来了。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孟九昭非常确定这点，因为他已经“死”过一回了。那场可怕的灾难之后，他一直被封存在胶囊里面，外面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也不会有人救援，他记得当时自己是饿死的。

想到饿，孟九昭忽然觉得胃里空荡荡的，他试着活动了一下胳膊，感觉自己身上的部件都长全了，于是再也忍不住，开始死命地敲击胶囊内壁。

他决定了，出去第一件事，就是大吃一顿！

这辈子，他要吃遍世间美食，就算死也要做个撑死鬼，绝对不要再挨饿了！

就在孟九昭拼命敲击时光胶囊内壁企图“越狱”的时候，布莱克正矜持地坐在“蛋”上。作为孵蛋者，他可远比白靠谱多了，他双腿盘起，将大白蛋放在腿中央，为了保持温度，

上面还盖着厚厚的绒毯，这是他们之前就为可能会有的蛋蛋特别准备的特瑞龙幼龙皮，最是保暖不过。之所以采用这种孵蛋的方式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枚蛋已经到来一个月了，一个月内，这枚蛋从小小的一枚已经长到了……非常硌屁股的大小，没法采用传统的孵蛋方法，没有经验的布莱克想到了用这种方法为蛋蛋保持温度。

蛋的来源让布莱克有些头大。

因为这个蛋的来源问题和白大吵了一架，直到现在布莱克一想到这件事就头大，他和白都是雄性，虽然漫长的种族发展史上似乎也出现过雄性生产的记录，但是！蛋怎么会是白生的呢？要生也是他自己生啊！

不过想不出来就不想了，眼下是腿间的大白蛋比较重要。不管怎么说，身为雄性的他们都是有孵蛋本能的，既然选择了彼此就做好了没蛋可孵的心理准备，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没死心，证据就是每年都会来种族聚集地集合，堪塔斯是很强大的种族，狩猎能力极强，若是聚在一起，周围的猎物就不够族人分摊的了，因此他们平时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领土上独居的。每个堪塔斯都拥有广袤的狩猎地，只有到了繁衍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到生之地集合，目的自然是相亲交配产卵。

布莱克和白是族群中非常特殊的两只。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是住在一起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是“一对”。

堪塔斯是没有“家庭”这个概念的，也没有“夫妇”这个名词，父亲将幼崽养育到成年便与之分离，每年的交配季是他们唯一和同族一起生活的时候。布莱克和白是出生于一窝的幼崽，和父亲分离后，相依为命一起生活，他们已经习惯在彼此身边。

按理说，交配季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两个家伙每年还是费大力气过来，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交流过，不过彼此的小心思其实一清二楚：找准时机偷个蛋呗。

就算没得偷，等有人狩猎挂掉，还可以收养个没人要的蛋蛋呐。

不过他们来了五次了，以上的两种情况一次也没遇上过。相反的，因为雌性少雄性多，蛋蛋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少，而堪塔斯的雄性又是有着强烈孵蛋欲望的种族，因此想要偷蛋捡便宜的对手也越来越多了。

一句话，现在堪塔斯族群里，那是蛋少爹多啊！

虽然两个人每年辛苦过来的原因都是想弄一个蛋，可是方法上却有分歧：腼腆的布莱克主张认领无主的蛋——每年总会有些出去捕食反而被捕的倒霉鬼，负责看守蛋的一方因为饥饿离开蛋的时候，这颗蛋其实就是无主的了，他们可以代为孵化；而白的想法则比较直接——用偷的，偷不成就用抢的！

布莱克几乎已经肯定这颗蛋是白偷来的了，偏偏白非常嘴硬，坚持这颗蛋是他自己生的。

“睡醒发现就在屁股下了”——他是这样解释的。

布莱克扫视了一眼周围的敌情，将屁股下面的大白蛋护的更严实了。不管这蛋是怎

么来的，既然到了他们的屁股下面，那就是他们生的蛋，别人别想抢！

这厢，布莱克不小心将“蛋”抱得太紧了些，“蛋壳”出现了几丝细痕；那厢，奋力敲击内壁的孟九昭看到细痕透过来的光亮就像见到了希望的曙光，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气，一下子他的手就洞穿了内壁。

他先是听到了一声惊呼，然后感觉自己被小心翼翼地抓了起来，对，是被抓了起来。

他上天堂啦，他见到天使啦！这是孟九昭的第一个念头。

这是巨人天堂的天使么？这是他的第二个念头。

不过他很快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他……他……他变小了！

该死的法兰财团，你们的广告上不是鼓吹说进去啥样出来就啥样吗？老子进去的时候52岁，出来的时候……连52天的大小都没到啊！

这么小，连牙齿都没有，这……这……这要他怎么吃遍天下啊！

孟九昭郁闷得想叹口气，结果吹出了一个口水泡。

“啪”口水泡破了，他觉得自己的雄心壮志也破了。

不过，不愧是被称为地球最后的屌丝男的男人，孟九昭迅速振作起来，他开始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眼前的救命恩人，这是天使吧？是天使吧！你看这金发碧眼！这奢侈的美貌！这高富帅的气质！这背后两个大白翅膀！这……赤裸裸坦荡荡的胸膛！

对面的“天使”脸上挂着那画像中才会出现的圣洁微笑，并且腾出一只手，拿出了……呃！一块兽皮？

接下来，孟九昭就被“天使”用兽皮从头到脚擦拭了一遍。

“天使”用另一块兽皮将孟九昭一裹，然后伸手往外摸了摸，不知道从哪里拽上来一条用绳子拴着的兽尸，“哗啦”一下，就从上面扯下好大一条肉，用刚刚擦拭过孟九昭身体的兽皮擦了擦溅到脸上的血迹，然后从身后掏出一个类似石臼的东西，将刚才扯下来的肉放了进去，拿出一块石头开始砸，鲜血混着肉末不断地溅到“天使”的身上和脸上。最后，一脸血的“天使”温柔地从石臼里面舀了一木棍肉糜，抹进了孟九昭的樱桃小口里——

啊……

孟九昭痛苦地哭了出来。

“幼崽孵出来了吗？”白缓缓地落下来——这阵子是他出去捕食。落地之前他便发觉聚集处明显比往日喧哗，应该是幼崽陆续孵化出来了。

外面的风很大，白将翅膀展开，为布莱克和幼崽挡住尽可能多的寒冷空气。他垂下头，迫不及待想要看看他们合力孵化出来的幼崽。

“怎么没长毛？”白和布莱克大眼瞪小眼。

两人的视线齐齐向隔壁的巢里看去，那里，正从父亲肚皮下挣扎着露出脸的是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乍看起来有点像小鸟，眼睛还闭着，背上两个小肉翅弱小的几乎看不出来，

小东西此刻正因为乍一见光而发出“啊啊”的细小叫声。

他的父亲立刻像刚才布莱克做过的那样，砸烂了一块肉糜塞到幼崽嘴巴里，幼崽嘴巴唧吧唧的，看起来很受用，和自家这个的反应截然不同。

“难道是我们的孵化方式不对？”新手父亲们伤脑筋了。

最后还是布莱克发现了孟九昭不停打哆嗦的样子，急忙把“没毛”的孟九昭重新塞回腿中间藏了起来。

“我见过有白熊用乳汁哺育幼崽，我一会儿去抓一只。”

“嗯，多吃点，很快就和别的幼崽一样了。”布莱克同意了。

他们的世界，没有保温箱，没有医生，新生命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亲和坚强的意志。双亲尽可能多的为他们提供食物，然后，他们靠自己的毅力活下去。

可惜，再有毅力，孟九昭也长不出毛来。

这……不是什么天使，而是鸟人吧？不过与其说是鸟人，不如说像是一种披羽翼龙人。孟九昭忽然想起了自己被塞入时空胶囊之前最后看到的景象。

巨大的、盖住自己整个视线的白色翅膀——

孟九昭握了握无力的小手，他记得，他紧紧地抓住了对方的羽翼，对方却将他扯下来塞进了时空胶囊，他抓得那样大力，以至于直到胶囊闭合，他的手里还有那人的一根羽毛。

他抓着那根羽毛度过了最后的时间。

而现在，他手里没有那根羽毛了。

孟九昭望着巢穴外面蔚蓝的天空，虽然现在还是婴儿，但是他却能很清楚地看清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多美啊……这么纯净的蓝，白云是多么的低，就像油画一样的天空，地面上白雪皑皑，周围鸟人们扇动翅膀的声音，幼崽们讨食的声音……这一切都是如此有活力！

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一个初始的、未被污染的、没有开发的世界！不是他记忆里千疮百孔，被地球人榨干了最后一丝利用价值，成为废星终被抛弃的地球。

那场可怕的灾难之后，别说地球了，就算其他星球也不可能保存下来，那是一场宇宙范围内的种族灭绝灾难。地球……自己最终还是没能留在那里……

孟九昭伤感了一会儿，很快就被凑到嘴边的雪白乳汁吸引了全部的心神。他并不嫌弃这腥气的乳汁，对于一个上辈子饿死，这辈子发誓吃遍全球的人来说，这是他梦想实现的第一步，他要多喝奶，多补钙，早点长牙，把这软乎乎的骨头也长结实了，然后他要开始自己的征途——

不过小婴儿的活动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孟九昭只喝了半碗奶，就头一歪睡着了。

白看着布莱克小心翼翼地将幼崽重新包好放回怀里，说道，“你也累了，换我吧！换我吧！”

“不行，你力气太大了，会把幼崽压坏的！”布莱克冷面驳回。他暗暗咬了咬牙，其实他的下半身早就麻痹了，不过还是不舍得让出位置。

“让我抱一抱嘛，人家生蛋好辛苦的！”白一个“缠”字诀到底。

“说到生蛋——”布莱克将视线从孟九昭的小脸上一下子转到了白的大脸上，原本温柔的神色也一下子凛然起来，“之前问你的问题你还没解释清楚呢！说吧，这颗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布莱克的口气虽然很冷，但是他却刻意压低了声音。他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颗蛋的来历有问题，万一被抱走怎么办？

“唉？”白露出了傻傻的神色，“不是早就解释清楚了吗？是我生的啊！”

布莱克的眼光却更凶残了，几乎是恶狠狠的，“说！这颗蛋是不是和猪有关系？那个家伙从小看你的眼神就不对劲，是不是趁我不在，把你——”

布莱克给了白一个“后面的事我不说你也懂得”的眼神。

“冤枉——我说这几天你都不理我，原来你是这么想的。”白目瞪口呆，“我连猪是谁都不知道，这蛋……”

“你这个家伙，还想狡辩。刚出生个子就那么大又会抢食，害得我现在长得没你强壮，这也就算了，长大了筑巢的时候你更坏了，我一边搭窝你一边偷我的材料，害得我最后找不到老婆……”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布莱克开始翻旧账。

“这个……那个……”因为对方说的都是真的，白一时没法反驳。

“还有——”正要继续翻，布莱克忽然皱了皱眉，难以言喻的那个地方忽然疼了一下，布莱克单手抱住幼崽，另一只手向身后摸去，脸色忽然变得古怪。

他将手抬起来，伸到白眼前，张开，摊平，只见握在里面的是——

“蛋！”白大惊失色。

原来生蛋是这种感觉，就像被扎一下的感觉，一点也不疼，布莱克板着脸，心里默默评价。

不过这样——

“我知道了！”白一下子精神了，单手指向布莱克，理直气壮道，“那颗蛋一定也是你生的！你这个家伙，大便的时候生了蛋也不知道，要不是我及时发现，搞不好蛋蛋早就臭了！你这个粗心的家伙！”

找到摆脱嫌疑理由的白也开始翻起了旧账。

“你从刚出生开始就粗心大意！明明不是我家的幼崽却走错窝钻到我家窝里要饭吃，多出来个竞争者，我当然要多抢才有的吃！再说说后来咱们自己建巢，那块地方明明是我事先圈好的，也建了一半了，结果你又认成自己的窝，走错地方开始往我的巢上垒材料，我没办法，只好帮你搭你的窝，如果不是你后来找茬打架把两个巢全部打破了，那年我们怎么会找不到伴侣？”

“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心话。”布莱克的声音越发低沉，“反正我们种族的习惯就是有了蛋就可以拆伙，现在我们有蛋了，再见！”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白大惊失色。

.....

.....

.....

已经睡熟了的孟九昭不知道因为自己的到来，让他们吵了一个晚上。时空胶囊的外形让他们误以为是一枚蛋，胶囊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可以随着内容物改变大小，那场灾难之后，孟九昭在胶囊里无助地饿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尸骨腐烂了，但是他的基因信息却保留了下来，被安全的保护在体积缩小的胶囊里，只等待一个契机，一个合适的时间，在时空胶囊内部的探测仪器确认外界适宜生存的时候，便开始细胞修复。

习惯吞点石子帮助消化是某些兽类的本能，或许是布莱克，或许是白，他们中的某个人在吞食石子的时候不经意吞掉了小小的胶囊，然后被排出体外。体内的温暖环境刺激了胶囊的苏醒，在离开他们体内后细胞修复功能开始运作，体积也随之慢慢增大。由于外界寒冷的温度，这种不合时宜的发育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修复到一半完全失败，但是幸好被白在事后发现，将胶囊当做自己的卵捡回了窝，给了它恒定的温度，从而使修复可以继续下去。

这些事情，白和布莱克不知道，当事人孟九昭也不会知道。甚至，胶囊的秘密，其实也不止孟九昭一个——

无论是什么种族，无论是哪个世界，夫妇吵架永远是猫狗不理。姑且不论白最后如何取得了布莱克的原谅，总之，等到孟九昭醒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身边多了一颗蛋。

蛋的个头不大，孟九昭一开始以为这是“天使”给自己加餐用的，不过如此郑重其事、连同自己一起被“天使”抱在腿间再盖上大毯子的架势，让孟九昭情不自禁联想到了“抱窝”两个字。

“不会吧？”孟九昭张开嘴巴，然后流了一地的口水。

他现在的身体终究是太小了，就算有问题，也无法张口问为什么，孟九昭不是个会钻牛角尖的人，自己的命不是平白捡来的，既然能重新活一遍，他就要认认真真地过好这次的人生，近期目标就是健康的长大。

就这个目标的完成度来说，孟九昭表示：他输给自己旁边那枚蛋了。

据他目测，那颗蛋的成长速度绝对超过自己了。一开始那么小的蛋现在已经和他半个身子差不多大了。不过，多亏有了这枚蛋，孟九昭才可以提前观察一下自己重生的这个世界。

那个名字初步听起来叫“布莱克”的天使已经无法将他们全部搂在腿间保持温度了，孟九昭被他裹好抱在了胸前，留下那枚蛋继续在腿间盖着毯子，无风的时候，“天使”会

让他瞅瞅外面的景象。

好多“天使”！这是孟九昭的第一眼印象。

好多“天使”在抱窝！这是孟九昭的第二眼印象。

这是非常壮观的情景：一眼望过去尽是密密麻麻的巢穴，每个巢穴都是有主人的，那些金发的“天使们”往往只露出一对巨大的翅膀在外面挡风，其他的部位全部深陷在巢穴内。这些用石子交错搭建而成的巢穴不算非常宽敞，但是很深，里面温暖并且挡风，这点孟九昭已经深深体验过了。

这应该就是这个世界的“人类”了。

他们有语言，也会使用工具——比如给他做肉糜用的石臼，但还是很原始的石器，不过确实是出于某种目的专门制造的工具。他们不会织布，这从他们的衣物全部是兽皮就可以判断出来，不过兽皮往往只系在关键处，这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羞耻心，这便是初步的道德感。总体来看，这个世界大概还处在石器时代。

自己这算是重生在原始时代啦？

孟九昭脑袋里是没有穿越这个概念的，他成长的年代科技已经十分发达，人们早就证明了历史的可复制性，古人所谓的穿越无非是进入到某个文明时期的某个进程点当中。时间永远是向前发展的。

托出生在大宇宙时代的福，孟九昭非常清楚不是只有灵长类才能进化为人的，不同的背景下，其他的物种也会进化为“人”。就好比他生活过的那个时代，最为强大的文明是被地球人称为恐龙以及植物的物种进化而成的人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物种进化而成的“人类”雄踞了不同的星系，创造了精彩纷呈的文明。有翅膀的宇宙人……他也不是没有见过。在他上辈子那时候，世上最强的种族正是一种翼龙人。

时间在孟九昭吃奶睡觉观察周遭中慢慢流逝，气候越发温暖的时候，布莱克的第二枚蛋也孵化出来了。一身白绒绒的，看起来像只小白鸡。刚刚孵化的时候，孟九昭一时没把他和那颗蛋联系起来，还以为是“父母”给自己带回来的储备粮，直到孟九昭发现布莱克也会给这只“小白鸡”喂食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搞不好是另一颗蛋！

小白鸡能吃能睡，极度擅长抢食，为了能吃饱，孟九昭不得不学会了抢食这项技能，好在他家的父亲很能干，那个叫白的有翼人每天都能带很多食物回来，不过其他家庭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这里的“家庭”概念还没有发展完善。孟九昭注意到，除了少数像布莱克和白一样两个有翼人生活在一起以外，大部分有翼人居然是单独育崽的。孟九昭不解地发现，两个有翼人一起组成的类家庭是没有幼崽的，他们没有抱窝行为，每天两个人都会出去捕猎，巢穴大部分时间是空闲的。而单个有翼人独自抱窝的巢里一定会有幼崽出生，孟九昭过了好一阵子才推断出了一个结论：有翼人是雄性，独自育崽的有翼人之所以独自孵蛋是因为雌性走了。

孟九昭囧囧地想，自己的父亲们也算领先时代潮流了。

历史上的翼龙人正是因为雌性雄性分别朝两个方向发展最后才彻底成了两个物种的。翼龙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数量濒危，直到后来在某个翼龙人体内进化出了类雌性器官并生出了第一只双雄性父亲的幼崽后，其数量才得以缓慢上升。

孟九昭生活的年代早已不分所谓的雌性雄性，甚至连证件上都不会注明。机械人种大行其道，相当多的人类早已放弃了生育权，选择让自己永生。

目睹新生命的诞生，对孟九昭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体验。

单身父亲独自照顾幼崽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伴侣离开之后他们必须一动不动地守在原地照顾。之前储备的食物大部分是为幼崽准备的，有翼人自己则基本上不吃不喝。然而并不是所有有翼人都可以在临时伴侣离开前积攒足够多的食物，或者是能力不够，或者是运气不好，更多的是新手父母缺乏经验。总之，为了哺育幼崽，他们不得不离开巢穴去捕猎，捕猎都是有风险的，更何况是在身体虚弱情况下的捕猎，有些有翼人便一去不回，这时他们的幼崽就会被族人收养（这就是明明生不出蛋也坚持翻山越岭过来集会的布莱克他们的目的了）。更过分点的就是直接偷了，孟九昭就见过这种事，有个有翼人趁主人离巢的时候偷走了对方巢穴内的幼崽，他做得很隐蔽，孟九昭不知道布莱克发现了没有，不过从此之后发现布莱克他们对于自己和呆毛（孟九昭给自己同巢的另一枚蛋起的名字）的看管更加严密了。

孟九昭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布莱克（可能）发现了别人的幼崽被盗却不吭声的行为。那个倒霉的父亲他带着猎物还有满身伤口回来后，却发现巢穴里的幼崽不见了，他没有哭泣，只是到处寻找着。所有的父亲对于幼崽都是异常紧张的，别人完全拒绝他的靠近，他没有办法，只能一次一次地重复着试探接近，然后被赶走的过程。孟九昭醒着的时候他在找，等他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还在找，然而等到孟九昭再一次醒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找了，他不见了。

这件事让孟九昭有一段日子对布莱克有些不满，他对布莱克的看法还是随着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慢慢加深而慢慢改变的。在这里，“部落”的概念和地球上部落的概念还是不一样的。这里的部落其实更像是集市，每年，大家约定一个地方一起过来交配、产崽，短暂的相处后便各分东西，等到来年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消失，或者是没有前来的必要，或者是已经被自然淘汰了，族人间并没有很深的感情。像布莱克和白这样每年来固定地方参加集会的毕竟是少数，不过因此他们认识了很多老资历的族人，而这些人也会对他们比较友好，像那个丢了幼崽的家伙大概是刚成年没多久，不认识几个人，自然没有人对他展现友好。

孟九昭好命地出生在了一个在原始时代有着难得好人缘的家庭。

这些相熟家庭之间的相处便融洽得多。在幼崽绒毛褪掉并长出更厚的羽绒可以露面之后，相熟的家庭甚至会将幼崽放在一起，这样他们的父亲可以出去捕猎。而这时候的

幼崽已经认得自己的父母，不会发生被偷走找不回来的情况。

布莱克和白的巢穴便很荣幸的迎来了几只毛茸茸的小客人。

一群毛团子里面，光溜溜的孟九昭显得异常突兀，大家都是幼崽，这些家伙抢食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生猛，小翅膀扇着，小爪子踩着孟九昭的脑袋就跳上去求喂食了。被一群毛茸茸的小屁股压在了最底下的孟九昭怒了，他使用了最终武器——卖萌，小眼睛眨呀眨的，看着白（今天是他值班，布莱克出去捕猎了）。白被直接击倒，于是孟九昭被抱起来吃独食去了。

呆毛虽然是最晚出壳的，个头却长得比其他人大，即使在一群呆毛中也是鹤立鸡群的存在，最早想出踩着孟九昭脑袋前进的坏蛋就是他，此刻他正像只山鸡一样踩在一群呆毛头顶一边跳一边要吃的，活泼健壮得很。因为自身能力足够强悍，所以白也就不用给他吃小灶了。

幼崽的生活基本上除了吃就是睡，一群小家伙很快就困了，这时候轮到孟九昭高兴了，左一只呆毛，右一只呆毛，还可以抓一只盖在身上，好温暖呀，好温暖！幼崽的羽绒可比成年有翼人的硬羽舒服保暖得多，那些软乎乎的小肚皮让孟九昭感动死了。

傍晚的时候，大人们带回了丰盛的猎物，每只呆毛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已经可以吃肉，能够分辨不同肉类，这算是他们人生重要的启蒙课程。而孟九昭仍然只能喝奶，吃肉什么的，还是等他长牙之后再说吧。他的美食计划仍然无限搁浅着。

不过大人们的脸色却和丰盛的食物不符，他们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食物高兴。相反地，他们似乎有些发愁。

“今年的繁衍季会提前结束。”一个看起来很稳重的有翼人说，他叫维，是他们这些关系比较好的族人中最年长的，他的话可信度很高。

“雌性比往年离开的早，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事。而且下坡的动物已经开始迁徙了，冰融化的速度比往年要快，我们必须要回去了。”另一个权威人士——固伦撒说出自己的观察结果。

几个人又商量了一会儿，分别说出自己看到的情况，最后，将情况确认的差不多的时候，由维作代表，去找了其他的族人说出这件事。

得到了最年长的族人们的首肯，今年的孕育季节提前结束了，最后的日子里，有翼人开始尽可能地让幼崽吃下更多的食物，没有时间让他们慢慢长大了。没有携带任何物品，有翼人只带了自己的幼崽便踏上了旅程。

布莱克和白担心的却比别人要多很多，别人的幼崽吃肉就可以，然而他们有一只脆弱的、以乳汁为食的秃毛崽。明明没有到脱毛的年纪却全身光溜溜的，少了羽毛的保温，这可怎么办？

最后他们听取了维的建议，选了一头体型比较小的大耳兽作为新的奶妈，一同踏上路。体型小自然注定了产奶量少，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带着白熊上路，白熊的体型过于庞大，

而且他们离开冰原就会热死。

孟九昭自然不知道父亲们的忧愁，他虽然知道大人们有担心的事情，但是并不知道是什么事，而他们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呼呼大睡，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离开那个温暖的巢穴了。

“啊……”孟九昭哼了几声，告诉大人自己已经醒了。

“我们要回家了。”布莱克揭开毯子，看到了小家伙正眨着大眼睛看着自己，大概是和自己一样是人形的缘故，布莱克觉得判断小家伙的面色比判断另一只容易多了。

他说完这句话，便温柔地把不老实的小家伙往怀里的袋子中按了按，另一只幼崽还在呼呼大睡，小身子热乎乎的，可以给他的兄弟保温。

被打压下去的孟九昭不甘心的又趁布莱克不注意的时候设法探头，他注意到有翼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孟九昭意识到这是一种迁徙，如果按照鸟类的习性不难理解这些有翼人的行为。他们应该不是住在这里的，只是过来产卵的，而现在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了，不过他依稀觉得这种状况应该不是常态，原因无他：幼崽们太小了！

一般有这种习惯的动物会等到幼崽比较适合旅途生活之后才开始返程，而眼下那些幼崽大部分都无法长时间走路，更别提自己了。

对于大部分幼崽来说，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有家人妥善的照料，没有缺吃少喝，每天仍然除了吃就是睡。然而对于孟九昭来说，旅行的感觉就不是很好了，新奶妈的乳汁并不好喝，而且还不够喝，他的饭量不断增长，但是奶妈的乳汁却越来越少，没几天，原本奶胖奶胖的小脸就缩水了一圈。和他正相反，比他晚破壳几天的呆毛却可以下地了！

呆毛虽然出生时间比其他幼崽都要晚，但是出生就比其他幼崽体型大，长得也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的白毛毛变成了嫩黄色，厚实了很多。大概是旅行的第二个星期，他就开始在袋子里叫唤，连抓带挠，饿的没力气的孟九昭被他蹬了好几脚却懒得反抗。终于布莱克将他抓了出来，然后呆毛就挣脱了大人的手跳下去跑了，一开始磕磕绊绊的，然后越走越稳了，他的小翅膀也长得好，不像别的幼崽仿佛装饰一样的肉翅，他的翅膀不但可以帮他维持平衡，而且还能扇着飞几步，这点让布莱克和白感到了意外的惊喜！

越早走路，说明幼崽越强壮，将来活下来的机会也比其他幼崽大！

开始几天呆毛还只能走上几小时，不过慢慢地，他的行走时间越来越长了。看着他歪歪扭扭却走得像模像样的小身影，族人们都觉得稀罕！毕竟他们也没见过这么快就能跟上成年人步伐的幼崽，虽然他们现在因为带着幼崽走得不快，但是禁不住时间长啊！

比起弱得像个小鸡仔的孟九昭，呆毛壮得像头野山猪！他开始模仿父亲们的的样子，闻着空气味道的变化，在冰面上留下自己的爪子印（当然呆毛是留不下的，他只是蹬几

脚意思一下)，然后时不时啄个石头子什么的，有翼人幼崽的嘴巴和鸟类完全不同，他们更接近恐龙，嘴巴里长着尖利的牙齿，呆毛的牙齿已经长得不错了，有一次他回来跳进袋子的时候，大嘴巴直接冲着孟九昭的脸去了。

完了！这算是动物界的排他行为吧？杀死同巢的幼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食物。眼一闭，孟九昭已经做好了 game over 的准备，然而迎接他的却不是呆毛的大牙而是一种又咸又甜的汁水，睁开眼，孟九昭这才发现呆毛的大嘴里正咬着一枚果子，果皮已经被他的尖牙刺破，汁水正滴答滴答地落在孟九昭的小脸上，一部分落在了他的嘴巴里。

孟九昭吧咂了几口：别说，虽然有点像糖盐水，但是补充体力不错哒！

于是孟九昭用自己这几天越发骨感的小爪子抱住了呆毛的大头，拼命地去吸吮呆毛嘴巴里果子上的汁水。

孟九昭吃了几天来第一顿饱饭。

等他吃完，呆毛蹭了蹭他，一点也不嫌弃他身上的黏腻。孟九昭愣了愣，反手抱住了呆毛，这还是他第一次亲近呆毛。

在他心里并不认为自己和这些有翼人是“一伙儿”的，他是“杜鹃”，他吃着本应呆毛独享的食物，享受着呆毛父母的关爱，却把呆毛当做牲畜对待，从来没有和他交流的念头。

可是呆毛却发现他这几天一直没有吃饱饭，去给他找食物。

孟九昭想起来，呆毛要求跳出去自己走路，似乎正是在自己开始吃不饱的时候开始的。呆毛是真的用自己的方式在关心他。

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了，孟九昭心里默默道。他摸了摸呆毛的大头，换来了呆毛热情地蹭蹭。

布莱克还是后来照例给两只幼崽喂食的时候发现袋子里的一片狼藉的。两只幼崽抱在一起呼呼大睡，身上散发着一股甜呼呼的味儿。布莱克仔细闻了闻，发现味道是从两只幼崽嘴巴里传出来的，担心幼崽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布莱克着急的摇醒了两个小家伙，确定他们一切都好的时候倒是有点开心——他发现家里幼崽可以吃的东西了。

那是冰原上裂隙里不经意长着的一种小果子，颗粒很小，生长的地方又不起眼，呆毛大概也是掉进去的时候发现的。总之，从此孟九昭的食谱上多了一道果汁。托他们的福，其他的幼崽也过上了时不时有果子吃的日子，往年在迁徙中由于食物不足造成的幼崽夭折问题在今年发生的次数少了很多。

只是少了很多，还是有幼崽死在迁徙途中。

固伦撒的幼崽就夭折了。并不是固伦撒没有猎到足够多的食物的关系，而是那只幼崽不小心踩到了冰层的薄弱处，他落水了，也不知道是冻死的还是淹死的，固伦撒跳下去把他捞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僵硬了。队伍没有因为小小幼崽的夭折而停留，固伦撒埋葬了小小的幼崽。